



三伏天
◎ 冯周鼎

天香云外飘的故事

◎钱泽麟

寻觅天香云外飘传说

说到天香云外飘，基本认定是唐·宋之问（约公元656—712年）《灵隐寺》中的一句诗。宋之问是山西汾阳人，才学诗情出色，曾浪游江南，时值秋天他来到灵隐寺。

这一晚月光皎洁，松泉互映，桂花飘香。宋之问绕树穿行，觉寒气逼人，寂寞不堪，于是脱口咏出一句诗：“岭边秋色含风冷。”却对不出下句了。便在灵隐寺大殿前踱步思索。这时大殿琉璃灯下坐着的老僧问道：“年轻人大夜不休息，搜索枯肠，吟什么诗呀？”宋之问未及回答，老僧又说：“年少郎君既要吟诗，风景只在口头，何用如此苦搜？”宋之问听了不觉暗自吃惊，心想：除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，我也算当今一流才子了，这老和尚口气不小。就回他：“师傅莫不也会作诗吗？”那老僧却慢条斯理回答：“我虽不会作诗，但这一句已代你就对了。”说着念道：“石上泉声带雨秋。”宋之问见老僧对句幽隽贴切，不觉惊喜：“老师原来是诗坛高手，弟子我失敬了，请受我奉揖！”揖罢又说：“我见灵隐寺泉石秀美，欲赋诗以纪其胜，只作得首两句，却接不下去了。”老僧说：“你把诗句读给我听听。”听了上两句“鹫岭郁岩峻，龙宫锁寂寥”，老僧脱口而出：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。”宋之问想不到老僧对出如此气魄之诗句，顿时诗兴来了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扪萝登塔远，剗木取泉遥。霜薄花更发，冰轻叶未凋。夙龄尚遐异，搜对涤烦嚣。待入天台路，看余度石桥。”

宋之问佩服老僧才学，第二天又去拜访，人却不见了，方知是骆宾王。这个传说在唐朝后流行。至于这首“白熊牌”薄荷脑是怎样获得

诗作者是谁说法不一，有人认为自第二联以下均为骆宾王所作。

还有人认为宋之问《灵隐寺》的诗是指韬光庵，韬光庵在半山腰，确可远望江海。据此，有人把“楼观沧海日，门对浙江潮”诗句镌刻在韬光庵的观海亭上。据考，宋之问与骆宾王熟识且有书信来往，也有可能宋之问把骆宾王的这两句诗引用到自己的《灵隐寺》里。宋代时，“韬光观海”属“钱塘十景”；到清朝，又列为“西湖十八景”。

当然，无论是在灵隐寺还是韬光庵，现在是看不到海的，沙滩不断淤积，海岸已经远去了。1000多年前，我们南通的狼山也在海里，现在离海岸有100多华里了吧。

活用天香云外飘诗句

说来我和天香云外飘的诗句还有些缘分呢。1977年6月，我参加市报道组主办的《学大庆战报》通讯员学习班三个月。结束后，市报道组组长贾涛根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办报。

记得那是1979年初秋，我当时在南通报社经济科，徐树屏科长布置我去南通薄荷厂采访，写了一篇南通“白熊牌”薄荷脑是怎样获得全国金牌的文章，题目大约是亚洲之香诞生记。我拿去请本报的画家袁峰制题，也就是美化版面。袁峰一看文章说，亚洲之香是个什么香？不大好表现。并建议我开拓思路，看看古典诗词里描写香味的诗句。袁峰的提醒，顿使我随即翻阅唐诗宋词选集，书中有宋之问《灵隐寺》诗中的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之句。随即我稍作改动：《香飘云天外——南通“白熊牌”薄荷脑是怎样获得

金牌的》作为文章之题。“用香飘云天外好。”袁峰满意了。此文见1979年9月15日《南通报》。

一位清瘦的长者找到我：“你是泽麟吧。”他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陈白子，叫我白子就行。”交谈中得知，原来白子是来组建文艺科的。他还问我愿不愿意搞副刊？我想副刊虽没搞过，但在报道组看过全国各地的不少报纸副刊，很感兴趣。我在无锡部队军管会宣传队一年多时间，主要编写文艺节目，退伍后到南通造纸厂工会工作，负责宣传报道，与文艺搭点边。我还未及作答，性急的白子直说了：“我看你写的香飘云天外文章，有点文艺天赋。”我受宠若惊：“感谢老师抬举，只不过引用一句古诗而已。”“不仅是引用，应该说是活用，有所变通，却意义不变。”白子这么一说，我似有所悟。

就这么调进文艺科，编辑文化生活版副刊，兼文化体育系统记者。在白子的指导下，我对活用古典诗词有了进一步理解，甚至经常活用。在采访爱国华侨王杏生时，发现他喜欢唱歌，就把他经常唱的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潇洒走一回》《我的中国心》等歌曲贯穿在文章中，题目就是《歌飞云天外》。《司令决战岂止在战场——梁灵光印象记》《实践，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——访原省政协副主席胡福明》《寒山寺听禅》等多篇文章中都有活用现象。后来看到唐·白居易《寄韬光禅师》诗：“一山门作两山门，两寺原从一寺分。东涧水流西涧水，南山云起北山云。前台花发后台见，上界钟声下界闻。遥想吾师行道处，天香桂子落纷纷。”瞧，诗坛大家竟也活用前人的诗句呢。

玉兰
一瓣

童心烂漫，梦绘流光

——我与“童声里的中国”

◎刷刷

美好的回忆，总在静谧的日子里悄然浮现，仿佛一缕温柔的晨光，洒在心灵的角落。八年光阴日月如梭，我与南通通州区的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创研基地共同走过的岁月，仿佛一首温暖而深情的诗篇，在四季的更迭中，一同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喜悦。

今天，在这个炙热的夏夜，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个为儿童艺术事业默默奉献、辛勤耕耘的身影。

2016年，我创作的儿童小说《向日葵中队》出版后，很快被改编成儿童广播剧和音乐舞台剧。随后，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与我接洽，希望将这部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改编为电影。坦白说，作为作家，我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从文学延伸到其他艺术形式由衷感到高兴。这不仅是对我创作的认可，更是对作品价值的高度认同与鼓励。有趣的是，当时一家业内颇具实力的影视公司计划与我商谈影视改编授权事宜。恰逢我出差在外，便约定几日后再谈。

几日后，我回到家中，却接到一个陌生来电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谦和的男声：“刷刷老师，我们想将《向日葵中队》改编成儿童电影。”

“请问你们是哪个影视公司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“我们是南通通州区‘童声里的中国’创研基地，专注于儿童公益艺术活动……”

儿童公益？这个词在我心中引起了一丝涟漪。《向日葵中队》一书中有一位特殊的孩子——莫离，她是一名孤独症患者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曾多次组织关爱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活动。出于对公益的认同和共鸣，我对电话那端的人不禁生出好感。

我接着问道：“那您打算支付多少版权费？”

“一元……可以吗？”

不知为何，我竟爽快地答应了。在我们尚未见面的情况下，我签署了授权书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。

如今，八年过去，《向日葵中队》儿童电影不仅在全国院线上映，还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，获得了各方赞誉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“童声里的中国”能够越走越远、越走越

心窗
片羽

欢快的根本原因——那就是真诚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正是电话那端的坦率真诚和公益两字打动了我。

后来，再与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创研基地负责人之一张锋闲聊到此事，我们都会会心一笑。大约为“儿童”事业而努力的人，心与心之间会产生一种无声的共鸣，因为只有最纯粹的心灵，才能为儿童公益艺术事业点燃希望之光。

《向日葵中队》的拍摄正是在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创研基地进行的。其间，我曾前往拍摄现场探望剧组，印象深刻的是两个“不易”：一是剧组的工作之艰巨，实属不易；二是基地负责人之辛苦，实属不易。从演员到导演，从道具、化妆师到摄影、灯光，甚至是群演，每一环节都需要基地全力配合。电影上映时，细心的观众发现，演员名单足足滚动了三分钟，仅儿童演员就有一千多人。每天拍摄的工作量之大，仅解决几百人的饮食起居就是一件极其头疼的事。看着这些辛勤的工作人员，我不禁感慨：不容易，不容易！

事实上，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这些年来，创研基地不断推出各类艺术精品，从电影到广播剧、舞台剧；从书画到诗歌、童谣、童声合唱，他们从通州走向江苏，走向全国，未来必将走向世界。所有这些成就，皆源于创研基地背后那支团结而勤奋的团队。他们以双肩托举起无数儿童的艺术梦想，帮助他们筑梦、逐梦，助他们梦想成真。他们更希望通过艺术教育去感染儿童，用艺术去帮助孩子们明辨是非，学习美、创造美、传递美。

今年，我因为创作儿童小说《飞吧，蒲公英》，多次前往南通采访、体验生活。再次走进创研基地，我再次感受到那份与众不同的力量——在江海的滋养中，既有恬静的田园，也有蓬勃的都市，更有火热的情怀，依旧保持着最初，也是可贵的——真诚。

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那些关于艺术的童年故事，会在每一个孩子的眼中绽放出幸福的光芒。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将永远回荡着最美的旋律。